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黔游日記二

戊寅（公元1638年）四月二日 晨起，自鼎站西南行。一里餘，有崖在路右，上下各有洞，洞門俱東南向，而上河尤空闊，以高不及登。路左壑已成澗，隨之南半里，山回壑盡，脊當其前，路乃上躋，水則自其下入穴。盤折二里，逾坳脊，是為梅子關。越關而西，路左有峽，復墜坑而下，東西徑一里，而西復迴環連脊。路循其上平行而西，復逾脊，始下陟。二里，又盤塢中山西南轉，二里，復西北上，一里，是為黃土壩。蓋鼎站之嶺，至此中降，又與西嶺對峙成峽，有土山中突而連屬之，其南北皆墜峽下，中踞若壘然，其雲黃土壩者以此。有數家倚西山而當其坳，設巡司以稽察焉。又上逾嶺脊，共五里為白雲寺。於是遂西南下，迤邐四里，途中扛擔絡繹，車騎相望，則臨安道毋忠，以欽取入京也。司道無欽取之例，其牌如此，當必有說。按毋，川人，本鄉薦，豈果有卓異特達聖聰耶？然聞阿迷之僭據未復，而輿扛之紛紜實繁，其才與操，似俱可議也。又至塢底，西北上一里，為新鋪。由鋪西稍逾嶺頭，遂直垂垂下。五里，過白基觀。觀前奉真武，後奉西方聖人，中頗整潔。時尚未午，駝騎方放牧在後，余乃入後殿，就淨幾，以所攜紙墨，記連日所游；蓋以店肆雜沓，不若此之淨而幽也。僧檀波，甚解人意，時時以茶蔬米粥供。下午，有象過，二大二小，停寺前久之。象奴下飲，瀕去，象輒跪後二足，又跪前二足，伏而候升。既而駝騎亦過，余方草記甚酣，不暇同往。又久之，雷聲殷殷，天色以雲幕而暗，辭檀波，以少禮酬之，固辭不受。

初，余以為去盤江止五里耳，至是而知駝騎所期舊城，尚在盤江上五里，亟為前趨。乃西向直下三里，有枯澗自東而西，新構小石樑跨之，曰利濟橋。越橋，度澗南，又西下半里，則盤江沸然，自北南注。其峽不闊而甚深，其流渾濁如黃河而甚急。萬山之中，眾流皆清，而此獨濁，不知何故？

循江東岸南行，半里，抵盤江橋。橋以鐵索，東西屬兩崖上為經，以木板橫鋪之為緯。東西兩崖，相距不五丈，而高且三丈，水奔騰於下，其深又不可測。初以舟渡，多漂溺之患；壘石為橋，亦多不能成。崇禎四年，今布政朱。時為廉憲，命安普游擊李芳先。以大鐵鏈維兩崖，鏈數條，鋪板兩重，其厚僅八寸，闊八尺餘，望之飄渺，然踐之則屹然不動，日過牛馬千百群，皆負重而趨者。橋兩旁，又高維鐵鏈為欄，復以細鏈經緯為紋。兩崖之端，各有石獅二座，高三、四尺，欄鏈俱自獅口出。東西又各跨巨坊。其東者題曰「天塹雲航」，督部朱公所標也；其西者題曰「」，傳宗龍時為監軍御史所標也。傳又C堅穹碑，題曰「小葛橋」，謂諸葛武侯以鐵為瀾滄橋，數千百載，乃復有此，故云。余按，渡瀾滄為他人，乃漢武故事，而瀾滄亦無鐵橋；鐵橋故址在麗江，亦非諸葛所成者。橋兩端碑刻祠字甚盛，時暮雨大至，不及細觀。度橋西。已入新城門內矣。左轉瞰橋為大願寺。西北循崖上，則新城所環也。自建橋後，增城置所，為鎖鑰之要云。聞舊城尚在嶺頭五里，急冒雨竭蹶躋級而登。一里半，出北門。又北行半里，轉而西，逶迤而上者二里，雨乃漸霽。西逾坳，循右峰北轉，又半里，則舊城懸嶺後岡頭矣。入東門，內有總府鎮焉。其署與店舍無異。早晚發號用喇叭，聲亦不揚，金鼓之聲無有也。是夜，宿張齋公家；軍人也。

二日 駝馬前發，余飯而出舊城西門。始俱西南行，從嶺塢升降。五里，有一、二家在南隴下，為保定鋪。從其側西上嶺，漸陟隆崇。三里，忽有水自嶺峽下。循峽而上，峽中始多田墾，蓋就水而成者。又上二里，是為涼水營。由營西復從山塢逶迤而上，漸上漸峻。又五里，遇駝馬方牧，余先發。將逾坳，坐坳下石間少憩，望所謂海馬嶂者，欲以形似求之。忽有人自坳出，負罌汲水，由余前走南岐去。余先是望南崖回削有異，而未見其岐，至是亟隨之。抵崖下，則穹然巨洞，其門北向，其內陷空而下，甚宏。其人入汲於石隙間，隨處而是，皆自洞頂淙淙散空下墜，土人少壑坯承之。水從洞左懸頂下者最盛，下有石台承之；台之側，鑿以貯汲者。洞從右下者最深，內可容數百人，而光明不闕，然俱無旁隙別竅，若堵牆而成者也。出洞，仍由舊路出大道。登坳即海馬嶂，有真武閣踞坳間。余入憩閣間，取筆楮記游，而駝馬已前去。久之乃行。其內即為海馬鋪，去城里矣。其處北兩日半程為小米馬場，有堡城下臨盤江，隔江即水西地；南兩日程為乖場河，水漲難渡，即出鉛之所也。又西循南嶺而行，見其塢皆北向墜，然多中窪而外橫互者。連西又稍上二平脊，共三里，則北度而轟者，其峰甚高，是為廣山。其上李芳先新結浮屠，為文曲星，蓋安南城東最高之巔也。又西二里為茶庵，其北有山，欹突可畏，作負嶠之勢者，舊名歪山，今改名威山。余望之有異，而亟於趨城，遂遵大路而西。又三里，復逾一阜。又二里，稅駕於安南城之東關外逆旅陳貢士家。

三日 駝馬已發，余乃飯。問知城東五里，由茶庵而北，有威山，山間有洞，從東透西；又有水洞，其中積水甚深，其前正瞰衛城。遙指其處，雖在山巔，然甚近也。乃同顧僕循昨來道，五里，東抵茶庵，遂由岐北向入山。一里，抵山左腋，則威山之脈，自北突而南，南聳而北伏，南削而北垂，東西皆互崖斜騫而南上；從南麓復起一小峰，亦如之。入東峽又一里，直抵山後，則與東峰過脊處也。由脊北下，甚深而路蕪；由脊西轉，循山北峰之半西行，路蕪而磴在。循之行，則北塢霾霧從塢中起，瀰漫北峰，咫尺不可見；而南面威山之北，惟行處猶明，而巔亦漸為所籠。西行半里，磴乃南上。拾級而登者半里，則峰之北面，全為霧籠矣。乃轉東北上，則東崖斜騫之上也。石脊甚狹，由東北上西南，如攀龍尾而升。復見東南峰外，澄霽麗日，遙山如靛；余所行之西北，則彌瀰如海，峰上峰下，皆入混沌，若以此脊為界者。蓋脊之東南，風所從來，故夙霾淨卷；脊之西北，風為脊障，毒霧遂得倚為窟穴。予夙願一北眺盤江從來處，而每為峰掩，至是適登北嶺，而又為霧掩，造化根株，其不容人窺測如此！

攀脊半里，有洞在頂崖之下，其門東向，上如合掌，稍窪而下，底寬四五丈，中有佛龕僧榻，兩旁頗有氤氳之龕。其後直透而西，門乃漸狹而低，亦尖如合掌。其門西逕山腹而出，約七丈餘，前後通望而下不見者，以其高也。出後門，上下俱削崖疊石。路緣崖西南去餘丈，復有洞西向，門高不及丈，而底甚平，深與闊各二丈。而洞後石縷續紛，不深而幻，置佛座其中，而前建虛堂，已圯不能存。其前直瞰衛城，若垂趾可及，偶霧氣一吞，忽漫無所睹，不意海市蜃樓，又在山阿城郭也。然此特洞外者也。由洞左旁竅東向入，其門漸隘而黑。攀石闕上，其中坎珂嵌嵌，窪竇不一，皆貯水滿中而不外溢。洞頂滴瀝，下注水池，如雜珮繁絃，鏗鏘遠近。洞內漸轉東北，勢似宏深淵墜，既水池高下，無可著足，而無火炬遙燭，惟從黑暗中聽其遙響而已。余所見水洞頗多，而獨此高懸眾峰之頂，又瀦而不流，無一滴外泄，向所望以為獨石凌空，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。出洞，仍循崖而北，入明洞後門，抵前洞。從僧榻之左，有旁龕可登，攀而上之，則有隙西透，若窗而岐為兩。其後復有洞門西向，在崖路之上，其門頗敞，第透隙處，雙樞逼仄，只對外窺，不能穿之以出耳。先是余入前洞，見崖間有鐫「三明洞」三字者，從洞中直眺，但見前後，而不知旁觀更有此異也。下洞，由舊路三里，出茶庵，適按君馮，以專巡至。從來直指巡方，不逾關嶺、盤江，馮以特命再任，故歷關隘至此耳。時旌旗穿關逾坳，瞻眺之，空山生色，第隨其後抵安南，不免徒騎雜沓，五里之程，久乃得至。乃飲於陳氏肆中。遂入東門，西抵衛前，轉南而出南門。南向行嶺峽間，共平上二里，有脊自西北度東南，度處東平為陸，西忽墜坑深下，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。路隨之，西循北崖下墜，即所謂烏鳴關也，土人呼為老鴉關。西向直下一里，有茶庵跨路隅，飛泉夾澗道間，即前唧唧細流，至此而奔騰矣。庵下崖環峽仄，極傾陷之勢。又曲折下半里，泉溢決道，有穹牌，題曰：「甘泉勝跡」。其旁舊亦有亭，已廢，而遺址豐碑尚在，言嘉靖間有僧施茶膳眾，由嶺下汲泉甚艱，一日疏地得之，是言泉從僧發者。余憶甘泉之名，舊《志》有之，而唧唧細流，實溢於嶺上，或僧疏引至此，不為無功，若神之如錫卓龍移，則不然也。

又拾級西南下一里，下抵峽口，循西崖之足，轉而西行，北則石崖排空，突兀上壓；南則墜墜下盤，坳垤縱橫，皆犁為田。雖升降已多，猶平行山半也。又西半里，有泉自北崖裂隙間宛轉下注，路經其前，為架橋橫度，泉落於橋內，復從橋下瀉峽去。坐橋上仰觀之，崖隙欹曲，泉如從雲葉間墮出，或隱或現，又瀑布一變格也。循崖又西，迤邐平上，兩過南度之脊，漸轉西北，共五里，為烏鳴鋪。復西北下峽間，一里餘，有小水，一自東峽來，一自北峽來，各有石樑跨之，合於路左而東南去。度兩石橋，又西南上嶺，一里，從嶺頭過一峭，有數家夾道。又從嶺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，其南復平墜成壑，下盤錯為田甚深。其南遙山與北界

環列者，聳如展屏，而北角獨尖豎而起。環此壑而東度土脊一支，遙屬於北界大山，所過嶺頭夾峭處，正其北屬之脊也。余先是從海馬嶂西，即遙從嶺隙見西峰繚繞，而此峰獨方頂，迥出如屏。問騎夫：「江西坡即此峰否？」對曰：「尚在南。」余望其坳入處反在北，心惑之，至是始知其即東向分支之脊，路雖對之行，而西坡實在其北。循北嶺升降曲折，皆在峰半行。又西北二里，西南二里，直墜而下者二里，緣嶺西轉者一里，是為納溪鋪；蓋在北崖南墜之下，雖所下已多，而猶然土山之脊也。由鋪西望，則東西山又分兩界，有水經其中，第此兩界俱支盤隴錯，不若關嶺之截然屏夾也。復西南下一里半，有水從東崖墜坑而出，西懸細若馬尾。從其北，路亦墜崖而下。又二里餘，抵塢中，巨橋三門，跨兩隴間，水從東一門湧而北出，其西二門，皆下平為田，豈水涸時耶？其水自西南諸峽中，各趨於橋之南，墜峽而下，經橋下，北注而出於盤江上流，其「納溪」之名以此耶？度橋，復西北上嶺，是為江西坡，以嶺在溪之西也。路從夾岡中透壁盤旋而上，一里，出夾，復拾級上。一里，得茅庵，在坡之半。又北上拾級，半里，抵嶺頭，其北有峰夾塢，尚高；東望納溪鋪之綴東崖者，高下正與此等。於是又西向平陟嶺間二里，挾南峰轉循其西，又西向行半里，則嶺上水多左右墜。又東北下轉，則一深塹甚逼，自西南墜東北，若划山為二者。度小石樑而西，又西北逾嶺頭，共一里而入西坡城之東南門，是為有嘉城。

二〇八 出西坡城之西北門，復西向陟嶺。盤折而上二里，始升嶺頭，其北嶺尚崇。循其南而西，又二里，望西北一峰，甚近而更聳，有霧籠其首，以為抵其下矣。又西一里，稍降而下，忽有脊中度，左右復中墜成峽，分向而去，其度脊闊僅二尺，長互二三丈而已，為東西聯屬之蒂。始知西坡一山，正如一芝側出，東西徑僅一里，南北兩垂，亦不過二三里，而此則其根蒂所接也。度脊，始上雲籠高峰。又二里，盤峰之南，是為倪納鋪。數家後倚高峰，南臨遙谷，前所望方頂屏列之峰，正互其南。指而詢之，土人曰：「是為兔場營。其南為馬場營，再南為新、安二所。」由鋪之西半里，有脊自山前塢中南度，復起山一支，繞於鋪前，脊東西流水，俱東南入納溪橋之上流者，第脊西之流，墜峽南搗甚逼。又稍北，循崇山而西半里，有脊自南嶺橫互而北，中平而不高，有堡樓峙脊間，是為保家樓。其脊自西南屏列而來，至此北度，東起而為高峰，即倪納後之霧籠者；西互而成石崖，即與來脊排闥為西夾塢者。由脊北循石崖直西，行夾塢之上，是為三條嶺。西四里，石崖垂盡，有洞高穹崖半，其門南向，橫拓而頂甚平；又有一斜裂於西者，其門亦南向，而門之中有懸柱焉。其前塢中水繞入西南峽，路乃稍降。復西上嶺坳，共三里，為芭蕉關。數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間；水繞突峰之南，復北環關西而出；過關，則墜峽而下，復與水遇。是為普安東境之要害，然止鋪舍夾路，實無關也。

由其西降峽循水，路北重崖層突，多赭黑之色。聞有所謂「甲崖觀音」者，隨崖物色之。二里，見崖間一洞，懸踞甚深，其門南向而無路。乃攀陟而登，則洞門圓僅數尺，平透直北一丈而漸黑，似曾無行跡所入者。乃返出洞口，則滿地白骨，不知是人是畜也。仍攀崖下。又西有路，復北上崖間，其下門多牛馬憩息之所，污穢盈前；其上層有垂柱，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觀音菩薩，乃出人工，非天然者。復下，循大路隨溪西一里，溪轉北向墜峽去，於是復西涉坡阜，共六里而至新興城。入東門，出西門，亦殘破之餘也。中有坐鎮守備。又西行嶺峽間二里，連逾二嶺脊，皆自南北度者。忽西開一深壑，中盤旋為田，其水四面環互，不知出處。路循東峰西南降一里，復轉南向上，一里，又轉東南上半里，逾嶺脊而南，乃西南下一里，西抵塢中。聞水聲淙淙甚急，忽見一洞懸北崖之下，其門南向而甚高，溪水自南來，北向入澗，平鋪澗間，深僅數寸，而闊約二丈。洞頂高穹者將一丈，直北平入者一丈餘丈，始西辟而有層坡，東墜而有重峽，內互而有懸柱，然漸昏黑，不可攀陟矣。此水當亦北透而下盤江者。出洞，征洞名於土人，對曰：「觀音洞。」征其義，以門上崖端有置大士像於其穴者也。洞前溪由東南峽中來，其峽底頗平，大葉蒲叢生其間，淬綠鏗於風前，搖青萍於水上，芴芴有光。循之西南半里，又西穿嶺隙間，漸循坡躡脊。二里，有一二家在北峰下，其前陷溪縱橫，水由西南破壑去，路由西北循嶺上。一里，出嶺頭，是為蘭家坡。西南聘望，環山屏列甚遙，其中則峰巒簇簇，盤伏深壑間，皆若兒童匍匐成行，天與為抗。從此乃西北下，直降者二里，又升降隴脊西行者二里，有庵綴峰頭，曰羅漢松，以樹名也。自逾新興西南嶺，群峰翠色茸茸，山始多松，然無喬枝巨本，皆弱乾糾纏，垂嵐拂霧，無復吾土凌霄傲風之致也。其前又西南開峽。從峽中直下者三里，轉而西平行者一里，有城當坳間，是曰板橋鋪城。城當峽口，仰眺兩界山凌空而起，以為在深壑中矣，不知其西猶墜坑下也。路在城外西北隅，而入宿城中之西門。

二〇九 出板橋城之西門，北折入大路，遂拾級下。有小水自右峽下注，逾其左隨之行。一里，則大溪汪然，自西南轉峽北注，有巨石樑跨其上，即所謂三板橋也；今已易之石，而鋪猶仍其名耳。橋上下水皆闊，獨橋下石峽中束，流急傾湧。其水西北自八納山發源，流經軟橋，又西南轉重谷間，至是北搗而去，亦深山中一巨壑也。越橋西，溯溪北崖行。一里，溪由西南谷來，路入西北峽去，於是升降隴坳，屢越岡阿。四里直西，山復曠然平伏，獨西南一石峰聳立，路乃不從西平下，反轉南仰躡。半里，盤石峰東南，有石奮起路右，首銳而灣突，肩齊而並聳，是曰鸚哥嘴。又西轉而下者一里半，有鋪肆夾路，曰革純鋪。又從峽平行，緣坡升降，五里，有峭舍夾路，曰軟橋峭。由峭西復墜峽下，遙見有巨溪從西峽中懸迅東注；下峽一里，即與溪遇；其溪轉向南峽去，路從溪北，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。二里，有巨石樑南北跨溪上，即所謂軟橋也。余初疑再姓者所成，及讀真武廟前斷碑，始知為「軟」，想昔以篋索為之，今已易之石，而猶仍其名耳。

度橋而南，遂從溪南西向緣南崖而上，其躡甚峻。半里，平眺溪北，山俱純石，而綠樹緣錯成文，其中忽有一瀑飛墜，自峰頂直掛峽底。緣南崖西上，愈上愈峻，而北眺翠紋玉瀑，步步回首不能去。上二里，峽底溪從西北而出，嶺頭路向西南而上。又一里，過真武廟。由其西，南向行，遂下塢中。又西南共四里，兩越小嶺而下，有峽自東南達西北，又兩界山排闥而成者，其中頗平遠，有聚落當其間，曰舊普安。按君飯於鋪館，余復先之而西北由塢中行。東北界山逶迤繚繞，不甚雄峻；西南界山踔躑躅立，復露森羅；峽雖雖遠，然兩頭似俱連脊，中平而無泄水之隙者。又西三里，有石峰中起，分突塢間，神字界其下，曰雙山觀。又西一里，則西脊迴環於前，遂塢窮谷盡。塢底有塘一方，匯環坡之麓，四旁皆石峰森森，繞塘亦多石片林立，亦有突踞塘中者。於是從塘西南上回坡，一里，登其脊。又宛轉西行嶺頭，嶺左右水俱分瀉深谷，北出者當從軟橋水而入盤江上流，南流者當從黃草壩而下盤江下流。又西向從嶺頭陟，其上多中窪之宕，大者盤壑為田，小者墜穴為阱。共五里，為水塘鋪，乃飯於廟間。過鋪西下嶺，逶迤山半，又五里，過高笠鋪，南向行隴間。

逾一平嶺西南下，又五里，有小溪自北峽來，石橋南跨之。度其南，北門街夾峙岡上；逾岡南下，始成市，有街西去，為雲南坡大道；直南，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，石橋又南跨之。橋南即為普安城，州、衛俱在其中。

按君已駐署中矣。其城西半倚山脊，東半下臨東溪，南北二門正當西脊之東麓，而東門則瀕溪焉。南門外石橋，則三溪合於北，經東門而西環城南，又南去而注於水洞者。北門外石橋：第一橋，即雲南坡之水，繞城西北隅而為塹，東下而與北溪合於城東；第二橋，即小溪自西北來者，《一統志》所云「目前山之水」也；第三橋，即小溪自北來者，《一統志》所云「沙莊之水」也。三溪交會於城之東北，合而南去，是為三一溪，經城南橋而入於水洞。其城自天啟初，為水西叛逆，諸蠻應之，攻圍一年而破，後雲南臨安南土官沙姓者，奉調統兵來復。至今瘡痍未復。

然是城文運，為貴竹之首，前有蔣都憲，今有王宮詹，名杵遠。非他衛可比。州昔惟土官，姓龍，其居在八納山下，統二小土司。今土官名子烈，年尚少。後設流官，知州姓黃。並治焉。

州東北七里有八納。

其山高冠一州，四面皆石崖巖絕，惟一徑盤旋而上，約三里。

龍土官司在其下。其頂甚寬平，有數水塘盈貯其上，軟橋之水所由出也。土音以「納」為「但」，而《梵經》有「叭咀 d 哆」之音，今老僧白雲南京人。因稱叭咀山，遂大開叢林僧徒居寺院多如叢林，而彝地遠隔，尚未證果。

州南三里丹霞山。其山當叢峰之上，更起尖峰卓立於中。西界有山一支，西南自平彝衛屏列而北，迤邐為雲南坡，而東下

結為州治。西屏之中，其最高處曰睡寺山，正與丹霞東西相對。其東界有山，南自樂民所分支而北，當丹霞山南□里。西界屏列高山橫出一支，東與東界連屬，合併而北，夭矯叢沓，西突而起者，結為丹霞山；東北聳突而去者，漸東走而為兔場營方頂之山，而又東北度為安南衛脈。其橫屬之支，在丹霞山南□里者，其下有洞，曰山嵐洞，其門北向。水從洞中出，北流為大溪，經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塢中，又北過趙官屯，又東轉而與南板橋之水合。由洞門溯其水入，南行洞腹者半里，其洞划然上透，中匯巨塘，深不可測。土人避寇，以舟渡水而進，其中另辟天地，可容千人。而丹霞則特拔眾山之上，石峰峭立，東北惟八納山與之齊抗。八納以危擁為雄，此峰以峭拔擅秀。昔有玄帝宮，天啟二年毀於蠻寇，四年，不昧師。復鼎建，每正二月間，四方朝者駢集，日以數百計。僧又捐資置莊田，環山之麓，而嶺間則種豆為蔬，以供四方。但艱於汲水；尋常汲之嶺畔，往返三里，皆峻級；遇旱，則往返□里而後得焉。

五月初一日 余束裝寄逆旅主人符心華寓，乃南抵普安北門外，東向循城行。復隨溪南轉過東門，又循而抵南門，有石樑跨溪上。越其南，水從西崖向南谷，路從東坡上南嶺，西眺水抵南谷，崖環壑絕，遂注河南入。時急於丹霞，不及西下，二里，竟南上嶺，從嶺上行。又二里，逾嶺轉而西，其兩旁山腋，多下墜之穴，蓋其地當水洞東南，其下中空旁透，下墜處，皆透穴之通明者也。又西南一里，路右一峽下迸，有岩西南向，其上甚穹，乃下探之。東門有側竇如結龕，門內窪下而中平，無甚奇幻。遂復上南行，又一里，逾嶺脊，遂西南漸下，行坡峽間。一里，過石亭壘址，其南路分兩岐：由東南者，為新、安二所、黃草壩之徑；由西南者，則向丹霞而南通樂民所道也。遂從西南下。

從嶺峽中平下者二里，東顧峽坑墜處，有水透崖南出，余疑為水洞所泄之水，而其勢頗小，上流似不雄壯。從其西，遂西南墜坑而下。一里，抵壑中，則有溪汪然自西而東注，小石樑跨其上。曰南板橋。其下水西自石洞出，即承水洞之下流，至是而復透山腹也。水從橋東，又合南峽一溪，東向而去，東北合軟橋下流，出北板橋而東與盤江合。其南峽之溪，則自大水塘南山嵐洞來。二溪一北一南，皆透石洞而出，亦奇矣。越南板橋南一里，溯南來溪入南峽，轉而西行峽中。又二里，則有壩南北橫截溪上，其流湧壩下注，闊七、八丈，深丈餘，絕似白水河上流之瀑，但彼出天然，而此則人堰者也。壩北崖有石飛架路旁，若鶴首掉虛，而其石分竅連枝，玲瓏上透，嵌空湊合，亦突崖之一奇也。又西三里，路緣北崖而上，西越之而下，共半里，山回水轉，其水又自南向北而來者，其先東西之峽甚束，至是峽之成南北者漸寬。又循溪西崖南向行，一里，南逾一突嘴，則其南峽開而盤成大塢，南望有石樑橫跨溪上。半里，度石樑而東，遂東南上坡，始與南來之溪別。東上半里，過一村，又東半里，轉而南稍下，共半里，逾小溪而上，過趙官屯，遂由屯村北畔東南入塢。二里，復七嶺，一里，轉峽處有水飛墜山腰。循山嘴又西轉而南半里，隨峽東入又半里，峽中有水自東峽出，即飛瀑之上流也。小石樑跨峽而南，石碑剝落，即丹霞山《建橋記》文也。

由橋南西向盤嶺，為大水塘之道，遂由橋東向溯水而入。其下峽中簪樹蒙密，水伏流於下，惟見深綠一道，迤邐谷底。又東半里，內塢復開，中環為田，而水流其間。路循山南轉，半里，入竹樹間，有一家倚山隈結廬，下瞰壑中平曠而棲，余以為非登山道矣。忽一人出，呼余由其前，稍轉而東，且導余東南登嶺，乃下耕塢中去。及余躋半里，復西入樵徑，其人自塢中更高呼「稍東」，遂得正道。其處四山回合，東北皆石山突兀，而余所登西南土山，則松陰寂歷，松無挺拔之勢，而偃僕盤曲，雖小亦然。遂藉松陰，以手掬所攜飯搏而食，覺食淡之味更長也。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，又入峽西上者一里，又南逾坳脊間半里。其坳兩旁石峰，東西湧起，而坳中則下陷成井，灌木叢翳其間，杳不可窺。已循東峰之南，又轉而東南，盤嶺半里，其兩旁石峰，又南北湧起，而峽中又下陷成窪。又稍轉東北，路成兩岐，一由北逾峽，一由東上峰。余不知所從，乃從東向而上者，其兩旁石峰，復南北湧起。半里陟其間，漸南轉，又半里，南向躋其坳，則兩旁石峰，又東西湧起。越脊南，始見西南一峰特聳，形如天柱，而有殿宇冠其上。乃西南下窪間，半里，復南上岡脊。回望所越之脊，有小洞一規，其門南向；其西有石峰如展旗，其東岡之上，復起亂峰如湧髻，而南岡則環脊而西，遂轟然起丹霞之柱焉；其中回窪下陷，底平如鏡，已展土為田，第無滴水，不堪插蒔。由岡西向躋級登峰，級緣峰西石崖，其上甚峻；已而崖間懸樹密蔭，無復西日之燦。直躋半里，始及山門。其門西北向，而四週籠罩山頂。時僧方種豆壟坂間，門閉莫入。久之，一徒自下至，啟門入余，遂以香積供。既而其師影修至，遂憩余閣中，而飲以茶蔬。影修又不味之徒也，時不味募緣安南，影修留余久駐，且言其師在，必不容余去，以余乃其師之同鄉也。余謝其意，許為暫留一日。

初二日 甚晴霽。余徙倚四面，憑窗遠眺，與影修相指點。其北近山稍伏，其下為趙官屯，漸遠為普安城，極遠而一峰危突者，八納也。其南稍下，而橫脊擁其後，為山嵐洞；極遠而遙峰隱隔者，樂民所之南，與亦佐縣為界者也。其西墜峽而下，為大水塘，塢中自南而北，山嵐洞之水，北出南板橋者也，隔溪則巨峰排列，亦自南而北，所謂睡寺山矣；山西即亦資孔大道，而嶺障不可見。其東僅為度脊，上堆盤髻之峰；稍遠則駢岫叢沓，迤邐東北去，為兔場營方頂山之脈者也。山東南為歸順土司。普越其東南，為新、安二所、黃草壩諸處，與泗城接界矣。是日余草記閣中。影修屢設茶，供以雞缸菜、鼎漿花、黃連頭，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。

初三日 飯後辭影修。影修送余以茶醬，遂下山。□里，北過趙官屯，□里，東北過南板橋，七里，抵普安演武場。由其西橫嶺西度，一里，望三一溪北來，有崖當其南，知洞在是矣。遂下，則洞門北向迎溪，前有巨石坊，題「碧雲洞天」，始知是洞之名碧雲也。洞前一巨石界立門中，門分為二，路由東下，水由西入。入洞之中，則擴然無間，水循河西，路循河東，分道同趨，南向□餘丈，漸昏黑矣。忽轉而東，水循河北，路循河南，其東遂穹然大辟，遙望其內，光影陸離，波響騰沸，而行處猶暗暗也。蓋其洞可入處已分三層，其外人門為一層，則明而較低；其內辟之奧為一層，則明而彌峻；當內外轉接處為一層，則暗而中坳，稍東如門，高穹如橋，聳聳不如內層，低垂不如外層，而獨界其中，內外回眺，雙明炯然。然從暗中仰矚其頂，又有一圓穴上透，其上亦光明開闢，若樓閣中函，恨無由騰空而上也。東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，則堂戶宏崇，若阿房、未央，四圍既拓，而峻發礧甚；水從東南隅下搗輿穴而去，光從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；其內突水之石，皆如踞獅泛覺，附壁之崖，俱作垂旆矗柱。蓋內奧之四隅，西南為轉入之橋門，西北為上透之明穴，東南為入水之深竅；而獨東北迴環迤邐，深處亦有穴高懸，其前有昏窟下墜，黑暗莫窺其底，其上有側石環之，若井欄然，豈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？由窟左循崖而南，有一石脊，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，痕隆起壁間者僅五六寸，而鱗甲宛然，或巨或細，是為懸龍脊，儼有神物浮動之勢。其下西臨流側，石畦每每，是為□八龍田。由窟右循崖而東，有一石痕，亦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，細紋薄影，是為蛇退皮，果若遺蛻黏附之形。其西攀隙而上，則明窗所懸也。其窗高懸二□丈，峻壁峭立，而多側痕錯鏗。緣之上躋，則其門擴然，亦北向而出，縱橫各三丈餘，外臨危坡，上倚峭壁，即在水洞之東，但上下懸絕耳。門內正對矗立之柱，柱之西南，即橋門中透之上層也。余既躋明窗，旋下觀懸龍、蛇蛻，仍由蛻橋下出，飯於洞門石上。石乃所鑄詩碑，遊人取以為台，以供飲饌。其詩乃張渙、沈思充者，詩不甚佳，而渙字極適活可愛。鑄碑欲垂久遠，而為供飲之具，將磨泯不保矣，亟出紙筆錄之。仍入內洞，欲一登蛻橋上層，而崖壁懸峭，三上三卻。再後，仍登明窗東南，援矗柱之腋，透出柱南，平視蛻橋之背，甚坦而近，但懸壁無痕，上下俱絕攀踐，咫尺難度。於是復下而出洞。日已下春，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間。半截夙垢，以勝流洗濯之，甚快也！既而拂拭登途，忽聞崖上歌笑聲，疑洞中何忽有人，回矚之，乃明窗外東崖峭絕處，似有人影冉冉。余曰：「此山靈招我，不可失也。」先是，余聞水洞之上有梵龕，及至，索之無有。從明窗外東眺，層崖危聳，心異之，亦不見有攀緣之跡。及出水洞覓路，旁有小徑，隱現伏草間，又似上躋明窗者，以為此間乃斷崖絕磴耳，不意聞聲發闕，亟回杖上躋。始向明窗之下，旋轉而東，拾級數□層，復躋危崖之根，則裂竅成門。其門亦北向，內高二丈餘，深亦如之；左有旁穴前透，多裂隙垂樞，僧以石室之為室；右有峭峽後坳，上頗氤氳盤結，而峻不可登。洞中有金仙三像，一僧棲其間，故游者攜樽酌就酌於此。非其聲，余將芒芒返城，不復知水洞之外，復有此洞矣。酌者僕從甚都，想必王翰林子弟，余遠眺而過之。下山，循溪溯流二里，有大道，即南門橋。遂從南門入，躡山坡北行。城中荒蕪甚，茅舍離離，不復成行；東下為州署，門扉無一完者。皆安酋叛時，城破鞠為丘莽，至今未復也。出北門，還抵逆旅。是晚覓夫不得，遂臥。

初四日 覓夫不得，候於逆旅。稍散步北寺，惟有空樓層閣，而寂無人焉，乃構而未就者。還，悶悶而臥。

初五日 仍不得夫。平明微雨，既止，而雲油然四布。

是日為端午，市多鬻蒲艾者。雄黃為此中所出，然亦不見巨塊。市有肉而無魚。余兀坐逆旅，囊中錢盡，不能沽濁醪解愁，回想昔年雉山之樂，已分霄壤。

初六日 夜雨達旦。夫仍不得。既午，遇金重甫者，麻城人也，賈而儒，索觀余諸公手卷。為余遍覓夫，竟無至者。

初七日 囊錢日罄，而夫不可得，日復一日，不免悶悶，是早，金重甫言將往荊州，余作書寄式圍叔。下午，彼以酒資奉，雖甚鮮而意自可歎。

初八日 候夫雖有至者，而惡主代為措價，力阻以去。下午得騎，亦重價定之，無可奈何也。

初九日 平明，以行李付騎，別金重甫乃行。是早，雲氣濃鬱從普安北門外第一溪橋北，循西峽入，過稅司前，漸轉西南，皆溯小溪西岸行。西山崇隆，小瀑屢屢從山巔懸注。南五里，始西南登坡，是為雲南坡。初二里稍夷，又一里半甚峻，過一脊而西，復上坳，共一里，為馬鞍嶺。越而西，遂循嶺西向西南行，於是升降在嶺頭，盤折皆西南，俱不甚高深。五里，稍降塢中，為坳子哨。又南越一坳，大雨淋漓。仍前，升降大峰之西，冒雨又五里而至海子鋪。山塢稍開，頗大，中有水塘，即所謂海子也。有小城在其南，是為中火鋪。普安二□二哨，俱於此並取哨錢，過者苦焉。哨日止勒索駝馬擔夫，見余輩亦不甚阻撓，余乃入城，飯於肆。復出南門，南向登山。五里，遇駝馬方牧於山坡，雨復大至，余乃先行。升降高下，俱依東大山而南，兩旁多晉井墜坑，不辨水從何出。又五里為大河鋪，有水自鋪東平瀉坡陀下，漫流峽中，路隨之而南。天乃大霽，忽雲破峰露，見西南有山甚高，雲氣籠罩，時露一斑，直上與天齊。望而趨五里，大河之水，已漸墜深壑，似從西北坵峽去。路東南緣嶺透峽東下，則山環塢合間，中窪為塘，水滿其中，而四面皆高，不知出處。又東透坳下，塢間又復窪而成塘，與前雖有高下，而潴水莫泄同之。又東緣南峰而轉，越其東，則東塢大開，深盤遠錯，千塢環壑於下。度其地在丹霞山南、山嵐洞西南，余謂壑底水即北透山嵐者。征之土人，云：「西峰下有入水洞，水墜穴去，不知所出。」從西峰稍下，共五里，是為何郎鋪。越鋪南，又上嶺，仍依東嶺行，回望雲籠高峰，已在西北，時出時沒，興雲釀雨，皆其所為。雖山中雨候不齊，而眾山若惟瞻其馬首者。循東嶺南下峽中，有溪自南而來，溯之行其東岸。共五里，路忽由水渡西岸，而暴雨漲流，深湧莫能越。方欲解衣赴之，忽東山之上呼者，戒莫渡，招余東上嶺行。余從之，遂從莽棘中上東嶺。已得微道，隨之南二里，得北來大道，果從東嶺上降者。蓋涉溪者乃西道，從嶺者乃東道，水涸則從西，水漲則從東也。西流之中，有一線深坑，涸時橫板以渡，茲漲沒無影，非其人遙呼，幾不免馮之險矣。從東嶺下一里，則大道西瀕溪，道中水漫數寸，仍揭而溯之。一里，有石樑跨溪上。其溪自南抵東山之麓，至是橫折而西，從梁下抵西山之麓，乃轉北去。蓋其源發於西南火燒鋪西分水嶺，北流經此，又北抵黑山、何郎之南，不知所泄，即土人亦莫能悉也。石樑西麓，有穴紛駢縱橫如「亦」字，故名其地曰亦字孔，今訛為亦資孔，乃土音之囿也。梁南半里，即為亦字孔驛，有城倚西山下，而水繞其東焉。比至，雷雨大作。宿於西門內周鋪。